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辯論五

對禹問一篇　桐葉封弟辯一篇

太華山僊掌辯一篇　辯文一篇

三子言性辯一篇

贈送

說玉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一篇

說車贈楊誨之一篇　澤宮詩一篇

辯論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

無其人而不傳二字集作不得如已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

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少弟集作少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為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

巳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太華山僊掌辯　　王　涯

西岳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竪破巖而列自下遠望二字文粹作遠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東文粹作西流既越龍門遂文粹有弭字南馳者千數

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為首陽絶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予聞而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茍有聲可聞有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焉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

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之文粹無之字而復達之始連之文粹無之字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古乎在大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一作為其道借有其事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耿没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

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橈文粹有其字和氣及其汩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㠐岏文粹作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一作敨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巘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予嘗覽張平子

之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曁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詞歘為思而有關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辯文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一作者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以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

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文粹作天文地文人文無三之字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爻為五或七而盡其文粹作九泊曲折者是其文之至者文粹無者字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文粹作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

具也可以革一作華則不足以裨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當文粹作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歟文粹作耶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

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唯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絶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于為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可（文粹作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始目文與藝嗚呼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

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者怒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曳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也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

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川文粹作最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為父子烝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舜禹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

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贈送

說玉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　符　載

玉在寶族拔乎其萃者也濡天地之粹和納陰陽之純精堅剛温潤配德君子故為璉為瑚為珪為璋以奉乎神祇人鬼以飾乎車服冕弁非是則禮樂之道有墜於地焉當其沉耀隱璞墮汨泚泥中枯槁闇藹光明不發

庸工睨之謦頑塊意方拾之惑而復投此卞氏所以喑嗚珉璠所以長王去聲也及其逢值英匠識密鑒洞擬於尾礫而不疑叩之鏗然琢之爛然如蒸栗截肪氣吞虵虹一作文珍貫魚目是時也即趙不得私愛秦不得暴取坐齊宫而後見藉綈繡而後執委連城如脫履割土地如裂帛以償其價猶恐其不直也玉則尚然人豈無之士君子含略縕器困於亾陋塵垢被身體蓬茨沒四壁智不瞻饘褐道不信妻子闒茸視之猶贅一作贅夫也及

其乘時運之會遭知巳之顧欝起耕釣作時功勲上以戴大君下以福生人澤流萬世聲塞九寓是時也一言受卿相再詞啓茅社以厚其禮猶謂之不重於戲有至物必有至大有盛才必有大用歷觀前代不知則巳茍或知之則古獄之劒不為朽鐵也鹽車之馬不為病駒也爨下之桐不為樵薪也磻溪之士不為傴叟也蘭陵蕭易簡韜沉遂之識抱宏偉之才業巨命隘與時濩落若嚮者之事尚或不泯則道必有所明志必有所行指

顧樹勲績呼嘯取金紫是夫人也肯昧玆數而隕穫于此際哉人謂甚病余固知甚泰矣然三峽孱顔驚波觸天行容易愁況聞哀猿苟有鍾粟尺帛之可共則寧使賢者栖栖㳂沂其間去矣自愛余一嘆矣且玉有盛美可以況德亦慼乎和璞之事故為説玉以餞之

說車贈楊誨之　　柳宗元

楊誨之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

外而方其中然也材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説也非衆車之説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説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輊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戰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内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郊以廟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

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輈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休集作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俱集作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愜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内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輈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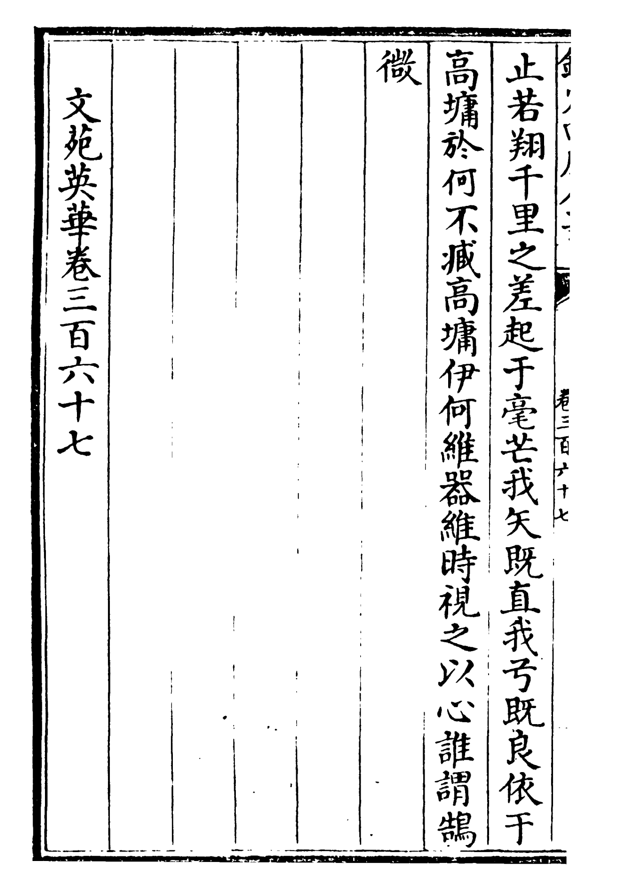
廡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直一作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内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其集無其字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澤宮詩并序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誨以信義為良弓文學為菔矢規爵禄猶衆禽密彀持蒲遡風飛繳者數矣有措盂之妙而無雙鶴之獲韔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猶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子為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干禄彼鵠斯微若



止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於何不臧高墉伊何維器維時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箴誡

五誡

持衡并序　彈琴并序

對鏡并序　辭金

氷壺并序

守誡　口兵誡

猶子蔚適越誡

三誡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敵誡

箴言并序

五誡　姚元崇

持衡一作執秤誡

持衡者一作秤衡者衡天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

天所以齊七政在人所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爲政以則一作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衡持平之義也一作是執秤衡之理也聖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正一作平體兼平一作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德用一作行於里閈紛競以息故南北一作西以對左右以持稱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王道無偏一作無偏無黨君子無黨一作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師長一作之師其身率一作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

上之平故曰上之所為下必從矣上之所教人亦効矣一作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効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此觀稱一作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彈琴誡并序

琴者樂之和也君子撫之以和人心夫其調五音諧六律則移風易俗感舞禽獸而況和人乎故身不下堂不言而理者蓋鳴琴故也

樂導至化聲感人情故易俗以雅樂和人以正聲樂有琴瑟音有商徵琴音能調天下以治異而相應以和為美和而不同如彼君子故善為政者若彈琴宮君商臣則治國之道大急小緩豈安人之心不調者改張踰於立法聲悲者調下感於知音昔武城單父以弦歌樂職鄒忌雍門以辯對匡國美此調撫而人是則昭告後來無怠於德

對文粹作執鏡誡并序

執鏡者文粹者字無取其明也夫内涵虛心外分朗鑒萬文粹無萬字物不可以匿詐衆象二字文粹作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懸山鷄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姦回之心絶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凝曉光能洞徹飾以犨組匣以珠璣龍繞池卧烏臨月飛傍入四隣中延萬象濟物攸溥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銓臣則𧼮

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疵屢照君子是効嗟爾在職為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媚汩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决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辭金誡并序

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為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為慎列前古之清潔為將來之龜鏡原其立者俯而揖讓也跪者仰而受恭也俾左右顧盼又得謙

恭之道焉

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一作不為欲無悔恡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誠在乎瓜李悔之伊何讟謗由乎薏苡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恥凡所從政當須正己誠往脩來慎

終如始

冰壺誡并序

冰壺者清潔之志文粹作至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徹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内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剥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覩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暴

其粼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龎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裹𨿽清畏人知而所知逺矣嗟爾在位禄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氷壺是對烱誡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守誡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之人有宅於

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文粹作倔下同强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材力不足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

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之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越一作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口兵誡并序

劉禹錫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鈇然知志一作智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盡然知言之為兵又憯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形渥焉鎡是知吾祖之言為急作戒以書于盤盂五兩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奔救捘方効技思恐其後人或罹譖比肩狐疑借有

紛解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乎楚鐵夷竈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笄以一作之詈賢者誨予信其有旨發言之難徃古集作伸舌猶爾辯為詐謀默為德基玉櫝不啓焉能瑕疵韡麋深居孰謂可嗤我誡於口集作我口之啓惟心之捫無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一作謹鍵以忍為闗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誡　　劉禹錫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勾萌至於扶

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汚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為從事重兢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為戒余曰若知夒器乎始乎斲輪因人一作磨斲輪因規矩中度外楞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晞不剖集作副不聲然後青黄之鳥獸之餙乎瑶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冪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先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儡然與破甑為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為礱斲親賢為青黄睦僚友為瑶金忠所

奉為清廟盡敬以為羃慎微以為櫝去怠以護傷在勤
而行之耳設有人思拔重霄而挹顥氣病無階而升有
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
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
可儔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刖
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掖間矣昔吾友柳儀
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
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

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三戒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

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驢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龎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

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冐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歳直子鼠子神也愛鼠不畜猫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資鼠不

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纍纍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詑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箴言并序

白居易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翼日至於旬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賔乃自陳戒于德作箴言曰

我聞古君子人疾没世名不稱耻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於君乃干禄禄將及於親升聞逮養繄公之德之死矢報矢報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新道日就是報於公匪報

於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朂哉
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罔躁
求一德五常陶甄于内四科六義斧藻于外若御與既
勒銜策乃克駿奔若冶刃既砥淬礪乃克用利無曰擢
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為山九仞虧于一簣無
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得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
嗚呼我無監於止水當監於斯文庶勉斯厥止慎厥終
日顧於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九至七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遊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黃鑫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諷刺雜說

畫諫一首見三百六十二卷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見三百六十二卷

禦暴說一首　　木猫說一首

文道元龜一首

禦暴說　　陳黯

或問為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間耳權倖之暴必禍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夫虎狼之暴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可知也自口一作形者不過於噬人之腥咋人之膏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家亦人之族為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國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者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

哉曰彼秦之高漢之莽得肆其暴者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茍明暴何自矣噫田鄙者由能執弓矢以弭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禦一作移其暴豈存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木猫説

昔有皃類而小食五穀於田及穀熟農者穫而歸之皃類而小者亦隨而至遂潛於農氏之室善為盜每竊食能伺人出入時主人惡之遂題曰鼠乃選才可捕者而

舉言其人曰莽蒼之野有獸其名曰狸有牙爪之用食生物善作怒才稱捕鼠遂俾往須其乳時探其子以歸畜既長果善捕而遇之必怒而搏之為主人捕鼠既殺而食之而群鼠皆不敢出穴雖已食而捕人獲賴無鼠盜之患即是功於人何不敬其狸之名遂號之曰猫猫者末也莽蒼之野為本農之氏為末見馴於人是陋本而榮末故曰猫猫乃生育於農氏之室及其子已不甚怒鼠蓋得其母所殺鼠食而食之以為不殺而能食不

見捕鼠之時故不知怒又其子則疑與鼠同食於主人意無害鼠之心心與鼠類反與鼠同爲盜農遂歎曰猫本用汝怒爲我制鼠之盜今不怒鼠巳是誠失汝之職又反與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爲用而有鼠之爲盜失吾望甚矣乃載以復諸野又探狸之新乳歸而養旣長遂捕鼠如曩之者

文道元龜序 并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銜之從考舅雅

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薄(一作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衛曰吾嘗謂(一作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衛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詞忝藉餘訓(一作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夫(一作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綵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

可以辯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闢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為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其一無此字思也可以綱紀一作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唯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質後乎言言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此迺一無此二字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

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靖（一作清）麗者求婉耻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或作至）斯乃頽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一作署）事抒軸乎天地（一作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興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

而德喪然今人一無此字之作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範一作軌物範衆輕一作安邦叙正一作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庻覩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也二字作焉一作皆文粹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　宋　李昉等　編

紀述一

辯三傑一首　張中丞傳後叙一首

夏平一首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一首

辯三傑

或謂客曰談者以太尉西平王武畧天授神機獨運剪

大憝威不庭安社稷於綴旒返鑾駕於夷庚功格上下為唐元老可與夫漢三傑並騖矣客曰盖聞殊途同歸在乎立事而已又聞有能不能斯則所趣異也夫鄗侯鎮關中三秦之地給餉道數年之儲功加萬代實亦茂矣留侯持重寶以啗秦將燒棧道而媚霸主壁固陵而諸侯鬵至封雍齒而吾屬胥說勸遷都從擊代奇謀秘策變化無窮可謂盛矣然俱無戰功與太尉不侔矣淮陰侯浮甖而虜魏豹拔幟而禽趙歇斬陳餘破夏說殺

龍且睢水之上襲田廣歴下之軍謀無不減戰無不克故漢祖所謂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盛矣哉斯可與太尉同風矣吾子獨不聞太尉之事歟聖上龍興也太陽煦於殊垠玄澤慘於中夏而腥羶之戎倔強巴漢昏迷之將叛換燕趙乃授公偏師俾公專達西南則却地千里東北則獻俘億計至若挫魏勝解趙圍斬顔良於萬人之中伏孟獲於七縱之際皆公之任也暨賊泚竊發六龍避狄闗畿有鹿駭之鑾藩鎮懐

狼顧之虞公乃誓師徒行在如火之烈如飆之疾不交鋒而十萬虜之奔北宵潰矣於是保長安嘯聚不出有詔與李懷光犄角相應收復舊都懷光怙亂要功阻兵西上内懷反側之釁外萌結連之端賊既合謀人皆異志公幸脫虎口誓夷國讐乃據渭橋之倉守新豐之路逐懷光於舊宛降叛將於臨陣軍聲大振師克在和一舉而羣盗剪滅再戰而巨猾授首京師無秋毫之犯黎庶感春陽之晞安翠華於九重正朝綱於百事梟獍畏

威而悛惡蛇豕慕義而革心海内晏如名一無此字傳不朽之勳德崇功茂如此之大也若然者必勝之戰則同乎淮陰宜矣所立之功則無乃太尉優乎何者淮陰以數萬之衆紿一作破弱齊襲歷下孰與太尉數千之卒遂懐光屯渭上乎淮陰虜魏趙新立之王孰與太尉破燕朔相濟之冦乎淮陰會垓下而諸侯叶力孰與太尉收天邑而孤軍獨進乎淮陰潰巳窮之項羽孰與太尉滅方熾之朱泚乎由是揚搉而言功實不侔矣或曰鄙人冝

頑議事狹近第聞興誦疇分三傑固不知蕭張則如彼淮隂又如此可謂太尉蕭蕭張之謨謀邁淮隂之勲業遠矣宜其戴元后庇羣生揚洪休膺戩福元后三接極賞九命功莫大而不伐德彌尊而益恭焜燿當世闕文萬祀矣故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其太尉之謂乎

張中丞傳後叙　　韓　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廵傳翰以文章自名為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廵者開門納廵位本在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廵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廵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廵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

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廵分城而守之城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如是哉如廵逺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説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

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常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文粹作州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者集作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

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洲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集無此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集作

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集有也字）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

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揚揚集作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一作中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夏平　　沈亞之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北集作以阻河地當

朔方集作古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夭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悖在陰為狠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横而為一有之字也在下殘宄而為一有之字也狠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激而為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惠琳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集作代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者直之無别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入其餘均償麾下騎士皆得肆辱

汚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於察果得之因集作即令曰天子愍不辜乂而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揚惠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已集作止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畜汚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此集作是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迺以畜馬為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死

志積寃憤既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有感憤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變為喜而舞謳其德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攺旬而後已是則脩其化三字理其政集作條如此其氣復能而狼集作為悖耶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曰党項相聚為落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槖駞廣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為兵相伐強者有其馬牛羊槖駞其後支屬更酬殺轉轉六七

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嘗與華夷貿易馬牛羊槖馳者貿巳輒以壯騎從間道伺險擊奪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愿乃二字集作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巳敢有叛者滅之其后有人貸得一馬厚價善色駭而逸亡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詰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馬者得復之是則脩三字集作是則整頓其蔽如此其氣復能而悖集作為狼耶夫政二字集作

夫政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矣集作笑色語矣此字集無法不之清則平不得信乎井閭市貨矣五字集作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爾十二字一作亞之乃得籍為平之所故以著于篇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沈亞之

郭聍郭胻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聍父珍岑天寶七年及第以七字集無此舉進士與權皐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

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閒頗聞其強矣耶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耶與故渤海人高洙（集作鉢唐書作沐下同）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洙耶為從事有項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二字集作萬）人北渡河屯平（集作太）原以為顧望洙耶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俟初封欲令師道先（集作之先）為朝省以樹大劾（集作功）乃說曰傭有操鋤為

人治稼者能勤穀減集作勤穀減糧歳得均穡至于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復集作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寛之則曰可茍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集作矣非此借言於家人尚爾況傭於天子乎令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畫集作盡入其地親諤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惟文粹作雖孱孫亦終不奪豈

不幸（集作偉）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千（集作十）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具顧與糠籺齒尚何所愧顧君侯省之無為人從（集作後）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集作物）畏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拏怒棹尾以倚嘯獸嘬（集作食）於羆豕麏麚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目（集作耳）委首以待餧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麀（集作麈）兒得以狎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

食而就待餧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討其事於是師道果得大集作悔遂殺高洙而耶以能善人左右者聞集作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鄗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輙籍署更十餘歳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仍集作乃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耶乃為練繒書緘之絮帑如顆遺舫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

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盖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人運為武寧虞侯都使始航欲舍人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賔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集有兵字者山川曲折之狀顧見將軍行餘得之喜鋭川文粹作悦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耶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蔡淄之上此恃海不備所

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聃書疑師道為之以相詿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聃所處未見聃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聃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聃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感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召集作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為集作謂

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亦為師道所篤及乃集作歸軒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為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沐以前著跡追為尚書蓋言寵之

耶得以入（集作外）郎為滑從事詒令行餘為記室行餘與耶會於河關之間耶謂行餘曰耶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耶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耶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紀述二

金剛經報應述一篇　　甘露述一篇

表醫者郭常一篇　　陸歙州述一篇

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一篇

國學官書一篇　　書何易于一篇

金剛經報應述并序　　獨孤及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挂玄晃心㝠真如昔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心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師百僚蒼黃南馳商於公為盜所擭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唯書籍是圖求經於玄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云集無字云

亦曰不知其所自而能得公瞻禮悲喜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故隨心而至昭報肹蠁其疾若答顧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曰得與喪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形於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感於物者也況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慧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賛非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之雨啓公善牙使因相以次集無次字獲願進啓集作登乎無願之法集作法之法歟

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呂相名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上士勤道精應（集作誠）若馳願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莆陽（集作田）邑人濟南林公瓚太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歲將

與先府君脩合葬之禮公之於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
思盡其勤曰含襚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域固護
實在我功當懇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埏塼甓與兄
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僭法度不違曲
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窆春三月五日作集典
忽異氣自天氛氳下蒙非雲非煙冪冪綿綿綵耀光鮮
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壠已栽松栢洎
曙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奇之與兄弟

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人間所甘之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如珠集作珠相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𡨋𡨋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茍有可褒以物而旌茍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露之説莫覩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為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與況殊香啓途異彩相宣凝結集作豐珠圓光明月翻況堅者哉

八字集作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格又多矣予執弔禮幸獲而見珍聳不足遂為之述

表醫者郭常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集有其南二字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關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韲虀塊居月餘估稱

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為寡歟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一作令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内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礜集一作希售榷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内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

為（集無為字）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歟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豈其言之憤不足畏邪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饑民之食以恣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若（集無若字）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陸歙州述　李翱

吳郡陸傪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於（集作于）仁義之

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準集作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顚頼之人然也賢者與顚頼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顚頼之人不

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遼然唯賢者之生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鰥寡之人賴其力傅説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集作升）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外（集作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一作日）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

是以不得其職出剌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耶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周愿

古人之文有旌物而為者諷功而為者詭時而為者感舊而為者旌物諡也諷功形也詭時詐也感舊情也若乃折裂金石騷牢鬼神莫尚乎感也予所作者其感舊耶客曰何謂也愿與百越節度使扶風馬公曩時俱為南海連率隴西李公復從事公詒移滑臺扶風公泊予又為幕下賔從容兩地七改星火今扶風公勲庸滿世文翰飛走續鎮南海作民父母而愿才貌單薄亦為剌史繇是二客雙鯉殷勤於楚越隴西短齡閲川而物故

予感一也隴西先人諱齊物被大德嘗為竟陵郡守公生於守之日故名復嗚呼愿以散拙忝公先人之州往為子僚今刺父郡悲夫隴西也歌鍾爐滅於池館九原極零乎薤露其感二也愿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公之幕兄呼之羽自傳竟陵人當時羽說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予今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扶風公又愿於羽者也代謂羽之出處無宗祊之籍始自赤子洎乎冠歲為竟陵苾蒭之所生活老奉其教如聲聞辟支

以尊乎竺乾聖人也羽字鴻漸百氏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諤諤坐能諧謔世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矣噫我州之左有覆釜之地圓似頂狀中立塔廟篁大加臂碧籠遺形盖鴻漸之本師像也悲歟似頂之地楚篁繞塔塔中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種之竹視天僧影泥破竹枝筠老而羽亦終予作楚牧因來頂中道場白日無羽香火遐歎零落衣揺楚風其感三也是為三感說七言詩

以詩以語陳事扶風公覧三感之說豈得不酸涕濕目以著詞致於塔下冠愿鄙章之首耶

國學官事書　　周墀

國學官郭彪之太原人幼即攻儒家書後得大通周公孔子旨奥又能明百家流落之言樂苦躬自養不愛苟受禄宰相聞以東國學風醨久學者不得官其中皆以豪人使授業者迷徑一作經顓業者墮心元和七年詔彪之為國學助教彪之承詔而來拜祭酒司業已即詣學

乃家于學焉役馬一疋左右勞一二人大笈一給用生具以實其間彪之身脩而貌古性不合俗尚首冠獸皮服用麻衣褒製襴袖濶帶高𩍐屐大屣至如禮公卿大夫亦是好飲流水茹野蔬與松栢之英不苟味膳又樂飲酒人有見者必寘酒於前始飲即周告四座曰酒以穌神熙性節之則經縱之則撓固不可為俗主酌挹授之禮命飲者自厭欲彪之盈引三爵而罷每凌晨詣論堂坐高眎名七學諸生居不施廣裀長席俾隣臂而座

澄震聲音分析典訓至於一詞間咸以俗理引諭了入於諸生心胸中使蒙者縱歷千萬日亦不失其來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于有司彪之禄給矜孤餘即謀買居于山泉間蔽掩其光明嗟乎時畏奪禄分鄰者衆矣不然何不聞斯人于天子左右必翼颺君德儆治古道使令之時奮為虞夏殷周之風賢者昌不肖者藏公侯康而百姓康噫公侯卿大夫黙於明者又無由得通九重聞徹天子聰明彪之内樂遺聞於上以得安性墀

元和十年德彪之道於國學仰其風嘉國學得其官又憤遺斯人于盡諫位因書其事作國學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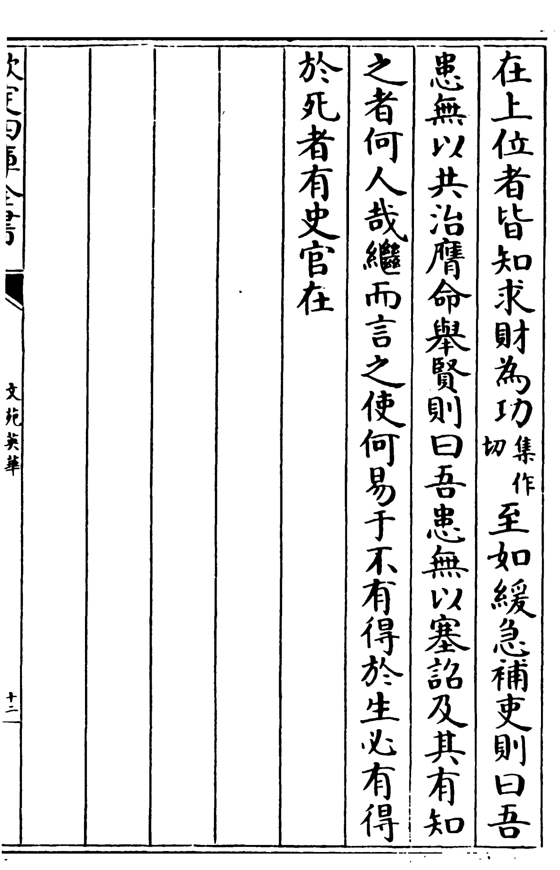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文粹有叫字）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

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劃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劃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寧字）免竄海裔（集無裔字）耶易于曰吾寧愛（集作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輙出俸錢使

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名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作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文粹作其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文粹作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作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

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集作常期不欲堅集作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文粹有十年字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



在上位者皆知求財為功集作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贍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一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紀述三

謁夫子廟文一首　救沈志一首

傷我馬詞一首

辯論

譴猫一首　雞觸人述一首

觀八駿圖說一首　祝牛宫辭一首

紀述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曰集無曰字正詞為潔執潔為奠恪以上薦集無薦字相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

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二字作士）得之以保祿位（集作世祿）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集此人神）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集無所字）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集無且字）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集無謂字）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集無謂字）以敬矣孰敢（集作可）捨道而來學瀆敬而乞靈

者集無者字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集作旋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諠集作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蒸蒸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集作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飆湮淪絃歌之音撫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文粹作而字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集無有字如是也集無也字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

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畎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集作若）夫子生實陪臣歿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集作於戲）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集作焚）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一作通）也惟夫子之德泊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集作能）新降

康下民叟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

匪作匪述

救沈志　劉禹錫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鬬洪于沉突舊防毁民家躋高望之瀇滓范集作䑘華山腹為坻林端如莎湍道駛悍不風而怒崩㠛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脱之規者旋環之矩者顛倒之輕而汎者硠磕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生者力音殪者施集作弛形蔽流而東若水桴

然有僧愀焉擔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為魁里中兒願從三四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脩絙衩于崇丘水當洄洑人易寘力凝矑執用俟可而拯大凡室處之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羣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逮毛物拔乎洪瀾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摰獸如䝙夷而前攫持流枿者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音促訶之曰弟無濟是為目之可里所而不

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窮困之謂慈鼂鄉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未伽聲聞者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佛惡乎無善惡耶集作吾也非鼂鄉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翹翿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

其施也不得德集作吾則已焉烏集作能害為彼形之乾鬆髵之姿也彼氣之遷暴悖之用也是必反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諓諓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愚猶人之不可使為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于衆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傷我馬詞

馬乾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獸也故主法集作

求於力或逸而喜駭主集作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而稱者鮮矣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于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螻𦊱其形蕭蕭集作蕭然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集作低字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皁衣于朝朝之人多四三集作三四其狀以迭取集作馭予無蕪馬水轍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為确犖融為坳堂前有僨輈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鬛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一作且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

具舉鉤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疹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一作且）桑也非慧而何日（文粹作前日）予之獲譴于闕下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脩（集作循）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嶔巇虎咆空林螙鬬荒馗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頓其鎖韁飲齕日削兮精刓（集作耗）氣傷寒櫪

騷騷兮瘁毛蒼凉路聞躞蹀兮巴馬騰驤朔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憒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嫵非二字作蕪常初玄宗覊大宛而畫有其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蓄焉文粹作馬非故良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稭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為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磿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集作何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

從爾友

辯論

譴猫

牛僧儒

猫為獸捕鼠啖饑猫性也鼠好害物猫食之是猫於人為爪牙於獸職為剌姦也所以伊祁氏季春疑日迎猫然則人假借蓄猫之義盡矣僧儒常學大小戴禮知迎猫之利攝饗者悉辭以苦鼠之竊請迎蓄之僧儒因乞其言是猫也非不壯大倔狘而為之囂蹄鼠族者性懶

不捕善伺饔人戶隟搜蓋覆器挈蓋隱器如智有十指百目者而猶家人割剸食三時加哺不敢輟嗚呼鼠伏隱處也猫人蓄食之也鼠竇一作穴厚垣深窖也猫安薦茵堂室也鼠出恍玃畏怕也猫遊安緩舒閒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伺之也既竇厚垣深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玃畏怕也掘搖之可怛之也惟猫甚不易也僧儒常讀晉漢二史見更始元年赤眉擾秦中淆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君之猶猫

竊者也晉太康末趙廞亂岷蜀漢銅梁大苦之以羅冲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臣亦猫竊者也向使更始非仗漢則秦人皆得擒之矣羅冲非仗晉則蜀人皆能捕之矣猫非仗於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三者皆知仗之苟竊也曾不知人甚苦之矣以至于逐之以至于戮之故有為國者有為兵者有防盗者有仗而皆亂者則踰於盗也踰於亂也思饔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雞觸人述

郭杜之郊人有雞大不麕儕類剛勇百鶚之特疾視促步內斷外果雖狺狺猛犬桓桓壯士伺𥜥潛搏胥為驚蹙則前後背血流朱殷者數四以降少族說咸以彼恃長觜利距也失恃則力不能擊宜仁柔矣乃因跧側樹枝目不能視瞻以長纓羈縶彼莫得旅拒即求砥礪錯斂其長觜使秃枿不能害物鎚鈴敲掇其利距使撾擊不能痛物然後縱其逸也雖不省猶張拳勢瞪瞋眸咬咬爭鳴剛猶突如隣童咸操荆鑠弄調笑喜曰昔吾畏

其搏我啄我每至此則心悖狂亂視若左右紛錯百千雞之衆矣今彼啄擊不能為害則雖兹雞在前後若不見豈雞之異矣君子之是歎至剛自折者若此不度力取笑者又如此且其職也宜司晨而鳴風雨不移縱有專塲妬敵之志亦争鳴於族類非宜於拂人矣爾依於人人即爾主輕肆其勇而悖於主所以雖有長觜利距不能久恃已失所恃乃以踵擊者取隣童之笑所宜然矣僧儒常一有自字思度謂欲移人之事當有類其雞者嗚

呼宜誡夫剛哉

觀八駿圖說

柳宗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已(集作以)來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採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

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十里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亦人而已矣驊騮白蟻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惡得為牛為蛇為倶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人之集作慕

駿者不求之馬集有而字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於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間集作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祝牛宮辭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違一作為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一作校非余勉之而為之辭曰集作云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集作嚴納集作入此室處

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搵集作盈非當閭載尺入土太歳在亥餘不足數上綈蓬茅下逺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隅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逺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虵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為祟不利人多集作甚矣宜無往余取酒沃其丘告之曰

物之生而白者犬雞馬牛羊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兎鹿烏雀燕雉龜虵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髪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亦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位乎上一作在德光被于下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惟虵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媪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者志恠必曰白然多穴一作空老墳坎集作窆大木要野甿盤毂甌瓦集作甌酒之享作小兒女子

寒暑膂胘滛巫倚之弹弦（集作絲）瞑目歌舞其妖怛（集作其）駭其惑考鼓用幣僣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饑寒不辭悉爾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況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蟄以時出（集作出以）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然駢（集作斬）翳通顛（集作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用（集作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斷裂首尾然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歴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説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文粹有而字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晩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

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名何也豈聖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集無之字）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朱氏夢龍解（一作辯）　劉蛻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

祥朱氏予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茍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茍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

時門之鬭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鬭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螾如螻如虵如魚未可知不為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蓄狸說　　楊夔

敬亭叟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嚙箷筐

帑無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銃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汁逾得駿飾茵以棲給鱗以茹之一作字字撫育之厚如子一作字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懾而殄影暴腥露羶縱横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于外罔以子育為懷一旦怠其紲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弭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狸然人亦有旃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日磾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

孰有不叛哉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二